

少年的选择
曾经“感动重庆”
的孩子今何在
系列报道 ⑦

邹君浩·让新房子『生长』等爸妈们『归来』

南风子/文

人从众，每个人本身都是有骨有血的榫卯；木林森，一梁一柱都在构建属于生命的文明，古之工木之人，今之掌墨师，以眼量材，以心度榫，立木为魂，合阴阳之契，守护家的风骨和温馨。

而这位小小掌墨师，他想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木质的吊脚楼房子不是古董，是活的，可以一直生长下去；他也想，让那些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们，愿意回家，住进这样的新房子……



“10后”男孩邹君浩和“40后”师傅白开贵有了一段美好的相遇

人物档案

■姓名：邹君浩

■年龄：13岁

■荣誉：2025年度“感动重庆十大人物”

■事迹：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“小鲁班”——13岁的邹君浩是酉阳县一名中学生。他主动向老匠人讨教，自学榫卯技艺，成功搭建出土家吊脚楼模型，并在学校组建兴趣小组，带动同学学习传统技艺。



颁奖现场

1 听 老房子在呼吸

酉阳的冬天，山风穿过山梁，带着清冽的哨音。山坳里的毛坝乡新建村，海拔一千三百米。邹君浩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门内是半座已经倾颓的老宅——堂屋还在，厢房垮了一半，几根柱子斜插在泥土里，像老人松动的牙齿。

这是2023年寒假，一个寻常的午后。十岁的少年站在废墟前，没有马上动手。他先看，看了整整二十分钟：看瓦片排列的走向，看柱础石沉降的深浅，看那根尚未完全倒下的中柱上，墨斗弹线留下的、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的十字标记。然后，他蹲下来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，开始画。不是写生，是测绘——柱距、榫眼位置、穿枋的弧度。

“这娃怎么了？”村里路过的老人感到奇怪。这个叫邹君浩的少年，没听见。他的耳朵里，是另一种声音：风穿过破败板壁时低沉的呜咽，那是房子在呼吸；远处隐约传来的凿木声，那是村里最后一位老木匠在干活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变成一种催促。

2 墨斗弹一弹 天地定乾坤

邹君浩第一次真正动手，是在自家院坝。材料是东拼西凑的，比如从老宅废墟里捡来的几块还算完整的柏木板。工具是爷爷那套传了三代、已经生了锈斑的“老辈子”，已被邹君浩仔细养护：生锈的刀口用油石慢慢磨亮，干裂的木柄涂上蜂蜡，松动的楔子重新敲紧。他还给每件工具起了名字：最宽的凿子叫“开门”，因为总是它开第一凿，最细的叫“绣花针”，专干雕花的精细活；那把用了三代的老刨子，他叫它“老伙计”。最珍贵的是墨斗——爷爷说，这墨斗原来的主人，村里最后一个真正的掌墨师，前年冬天走了。

“墨线要直，心更要直。”爷爷把墨斗递给他时，说了这么一句。邹君浩学着记忆里老匠人的样子，把线头钉在木料一端，线轮拉到另一端。深吸一口气，食指与中指拈起墨线，提起，松开。“啪！”第一道线，歪了。不是手抖，是太紧张，松手时力道不均。乌黑的棉线在淡黄色的杉木上，留下一道微微颤抖的痕迹，像心电图里失常的波段。他盯着那道歪线，看了很久。然后拿起刨子，把整块木料的表面重新刨平。木屑卷起，在午后的阳光里飞舞，落下时在地面铺了一层金黄的雪。第二次弹线前，他闭上眼睛，默数了十下心跳。“啪！”这次，线直得像用尺子比过。

3 收集材料 破瓦也是宝

此后，邹君浩就停不下来。他的时间被重新分割：上学、写作业、做木工。最后一项吞噬了所有空隙。课间十分钟，他在作业本背面画结构图；放学路上，他的眼睛像雷达，扫描一切可用的木料。最疯狂的是收集瓦片。毛坝乡这几年搞新农村建设，老房子拆了不少。拆迁工地成了他的宝藏。青瓦、筒瓦、鱼鳞瓦……他一片片捡，用衣襟擦干净，对着光看品相。完整的带回家，残缺的也要，他说“破瓦有破瓦的用法”。前后算下来，他收集的旧瓦片超过两千斤。有一次，邹君浩看中一块修羊圈剩下的地基石，青石材质，少说有三十斤。他连抱带拖，走了两里山路才弄回家。到家时，汗把衣服里子都浸透了，手掌磨出血泡。

4 木头伸了伸懒腰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那个雨夜。他在做第一个完整的“间架”——五柱二骑，这是吊脚楼的基本单元。进行到最关键的一步：上穿枋。那天雨很大，瓦顶上响声如鼓。他全身湿透，但手不能抖。当最后一根穿枋的榫头，对准最后一根柱子的榫眼时，他停顿了三秒。然后，缓缓推进。“咔。”一声极轻微、却异常清晰的咬合声。穿枋入位，整个框架瞬间有了筋骨，稳稳立在堂屋中央。他忽然蹲下来，把耳朵贴在木架的接合处。邹君浩听见榫卯咬合时内力释放的细微声响，听见木头在湿度变化中极缓慢地伸缩，听见这个新生的结构在适应自己作为“一栋楼”的命运。

5 第六次失败 那就再试一次

“间架”的成功固然可喜，但建楼的失败也来得毫无预兆。第一次倒塌，是邹君浩在尝试做“转角楼”的时候。第二次失败是因为榫头削得太紧。



爷爷带着邹君浩去大礼堂参观学习。 作者供图

第三次不成功是尺寸算错。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……邹君浩坐在那堆第六次失败的废墟里，坐了很久。最后，他还是决定起身小心翼翼地拆榫卯，看看接合面的磨损情况，看看哪里太紧，哪里太松。拆到一半，他停住了。就着月光，他拿起一根柱子，开始数上面的年轮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……这根小杉木，一共二十三圈。二十三岁，比他还大十岁。它经历过什么？那道黑色的疤痕，是不是雷击留下的？他又拿起一根穿枋，是老屋拆下来的柏木。年轮密得数不清，凑近了闻，有柏树特有的、清苦的香气。它至少活了六十年，也许八十年。月光下，少年忽然懂了：这些木头，每一块都有过生命，都有过故事。他不是“征服”它们，而是在请求它们，和他一起，开始一段新的故事。第七次尝试，是在三天后的清晨。他起得比鸡早。打来井水，把所有木料都擦洗一遍，从头再来。每做一个连接，他都要先闭眼，用手指摸索着对准，然后用均匀的、不容置疑的力，推到底。没有用锤子。全部靠手劲。当最后一根穿枋嵌入时，东方的天空正从蟹壳青变成鱼肚白。一座完美的转角楼骨架，立在晨光中。他从八个方向看，用角尺量每一个角度——全部是完美的九十度。

6 纯榫卯做吊脚楼？

光是从一条短视频开始的。2024年春天，邹君浩的堂姐来家玩，看见他院坝里那些精致的木作，随手拍了段视频发到网上。视频里，少年正俯身雕刻一扇微缩的花窗，刨花在他脚边堆成小山。阳光斜照，木屑在光柱里飞舞，像金色的尘。配文很简单：“我弟弟做的。”谁也没想到，这条视频火了。一夜之间，播放量突破百万。最先找上门的是酉阳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。一个姓陈的副馆长，在邹君浩家的院坝里，对着那些微缩吊脚楼模型，看了整整一下午。最后，他摘下眼镜，揉了揉发红的眼睛。“孩子！”他声音有些发紧，“你跟谁学的？”“跟我爷爷。还有……跟老房子学的。”邹君浩指了指自家那栋百年老屋。“你知道你做的这是什么吗？”邹君浩摇头。“这是‘土家吊脚楼营造技艺’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”陈馆长蹲下来，让自己和孩子平视，“整个酉阳县，还能用纯榫卯做吊脚楼的老师傅，不超过五个。最年轻的，也六十二岁了。”他顿了顿：“而你，十一岁，自学，做出了结构完全正确的微缩模型。”又过了一周，《重庆晚报》的记者来了。邹君浩带着她在村里转，看那些还没拆的老房子。少年如数家珍：这是“干柱落地”式，防潮好；这是“走马转角”式，空间利用率高；这是“吞口式”，门脸特别……她的报道登在《重庆晚报》头像，标题叫《听木生长的声音》。文章最后一段这样写：“在这个土家少年的手指与木头之间，流动着一种古老的时间。那不是书本上的历史，而是可以触摸、可以聆听、可以与之对话的‘活的历史’。当他俯身贴近那些微缩的榫卯时，他听见的，或许是一整座武陵山脉的回声。”

7 “我要有师傅了”

报道出来的第二天，邹君浩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。“是邹君浩同学吗？”电话那头是个苍老但洪亮的声音，“我姓白，白开贵。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。”邹君浩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出汗。他知道这个名字——土家吊脚楼营造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整个西南地区最厉害的掌墨师，今年七十七岁。“白……白爷爷？”“你做的那个转角楼的模型，二层回廊的‘美人靠’，是不是参考了秀山洪安镇的老茶馆？”白师傅直接问技术问题。邹君浩愣住了。确实是。半年前，父亲带他去洪安玩，他在一家老茶馆坐了整整一下午，就为了看那个“美人靠”的曲线。回来后，他凭记忆做了出来。“是……是的。您怎么知道？”“因为整个武陵山区，只有洪安那栋楼的‘美人靠’，有那么一道微微上翘的弧度，像女人笑的嘴角。”白师傅在电话那头笑了，“孩子，那道弧度，我当年学的时候，磨了三个月才摸到门道。你凭眼睛看，就能做出来？”电话里沉默了几秒。“下个月，我来酉阳。你带我去看你看过所有老房子，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少年几乎是喊出来的。挂掉电话，他站在原地，手机还贴在耳朵上。奶奶从灶屋出来，看见孙子在堂屋呆立的样子，问：“谁的电话？”邹君浩转过身，脸上有一种奇异的光彩，像是刚刚从一个很长的梦里醒来。



邹君浩搭建的“迷你版”土家族吊脚楼



少年用的墨斗，它的原主人是村里最后一个真正的掌墨师。 作者供图

8 掌墨师的传承

拜师礼是在谷雨那天举行的。白开贵师傅真的来了。老人七十七岁，瘦，精神，眼睛亮得像山里的老鹰。一双大手，骨节粗大如树根。仪式就在邹家堂屋举行。按老规矩，邹君浩给师傅磕了三个头，奉上一杯茶。白师傅喝了茶，从随身布袋里拿出一根光滑油亮的木棍。“这叫‘杖杆’。掌墨师的尺。所有的尺寸，都在这根杆子上。”邹君浩双手接过。木头很沉，是楠木的，表面已经盘出深红色的包浆。杆身上刻满密密麻麻的刻度和小字，有的像汉字，有的是奇怪的符号。“这是掌墨师的秘文。”白师傅指着符号，“只有师徒口传心授。这个像山形的，意思是‘依山就势’。这个像流水的，意思是‘顺水留情’。”少年的手指抚过那些符号，抚过那些被无数代手磨圆的刻痕。他感到一阵眩晕——这根木棍里，蕴藏着几百年的建造智慧，也传承着上千年的建造奇迹。“师傅？”他抬起头，“我……我能学会吗？”白师傅笑了：“你已经会了。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”拜师后，酉州中学校长特批了一间闲置教室，挂牌“邹君浩木工坊”。每周二、周四下午课后，这里就热闹起来。起初只有二三个好奇的同学，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。邹君浩站在前面，手里拿着自己做的榫卯模型，讲解“一凸一凹”如何咬合。讲台下，几十双眼睛亮晶晶的……一个小小的传承生态，在这个山乡中学里，自然生长出来。

9 老树发新芽

2025年夏天，邹君浩和爷爷去了趟重庆。在洪崖洞，他看到了层层叠叠的吊脚楼现代演绎；在大礼堂，他被那宏大的弧形穹顶所震撼。晚上回到宾馆，邹君浩睡不着，趴在窗前画草图。“爷爷，你说，能不能把现代建筑的线条，也画进我们的吊脚楼里？”爷爷凑过来看。草图上，一栋三层的吊脚楼跃然纸上：底层是传统穿斗结构，但用了大玻璃窗；二层是混合结构，木框架里嵌着太阳能板；顶层是观景平台，屋顶种满植物。少年眼睛发亮：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，会呼吸！从重庆回来，邹君浩把草图拿给白师傅看。“孩子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师傅教什么，我就学什么，从没想过‘为什么不能这样’。”白师傅眼神复杂，“你这图，有些地方不合老规矩。但是——”他顿了顿：“但是规矩是人定的。老祖宗定规矩的时候，也是为了当时的人住得舒服。现在时代变了，房子为什么不能变？”那天下午，一老一少在工坊里吵了又吵，画了又画。最后出来的新草图，既保留了传统榫卯的核心智慧，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需求。白师傅说，这叫“老树发新芽”。

10 少年掌墨师的梦想

2026年1月，十三岁的邹君浩站在“感动重庆十大人物”的领奖台上。当主持人问“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”时，他抬起头，声音清晰：“我想当一名建筑设计师。设计一种新的吊脚楼，既保留老祖宗的智慧，又适合现代人生活。让更多的人知道，我们土家的房子，不是古董，是活的，可以一直生长下去。”台下掌声雷动。他没有说出的后半句是：这样，也许那些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们，就会愿意回家，住进这样的新房子。这样，家就完整了。颁奖礼结束，回到酉阳，已是深夜。邹君浩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去了学校工坊。工坊里很静，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但在呼吸声之下，他仿佛能听见更多：听见木纹在时光中缓慢生长的声音，听见老匠人传唱口诀的余韵，听见同学们第一次成功做出榫卯时的欢呼，听见班主任老师的鼓励，听见白师傅磨刀时砂石与钢铁摩擦的节奏……所有这些声音，交织在一起，变成一种召唤。他睁开眼睛，下颚。“沙——”刨花卷起，在灯光下划出一道金色的弧线，轻轻落在地上。那里，已经积了厚厚一层，像一片不会融化的雪。夜还深，路还长。但种子已经埋下。它会长成什么样子，没有人知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会生长，一直生长，直到把根扎进更远的未来。就像山里的那些树，一茬一茬，生生不息。

图片除署名外据酉阳融媒微信公众号